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編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

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

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

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

復有他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宜欺我哉

成覿古覿反。成覿人姓名。

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

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
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
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
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

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莫瞑

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朕肱憤亂
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
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
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
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
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
也朱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
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
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見行義

○滕定

公苑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

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
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
之以告其門人與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木下縫也不緝曰
斬衰緝之曰齊衰疏粗也粗布也飭糜也喪禮三然友
曰始食粥既葬乃䟽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
臣也滕與魯

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
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
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
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攷

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

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

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于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
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

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
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
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
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
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
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
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
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
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
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

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以來此禮廢矣。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耶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帝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行義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

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

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也此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

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

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

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

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眈眈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眈五禮反從
目從兮或音普覓反

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
也糞擁也盈滿也眈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
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
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推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
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
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
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

也故下文
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
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

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
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

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
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
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
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

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

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

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

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

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

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

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

備耳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

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所以

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

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此其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

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具備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攷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

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所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神農之言

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

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

褐相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相音閭○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

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相扣孫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

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

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
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音饗

雍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
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

臨殮孟子分別
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

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

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

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

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

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

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
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
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
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正如農夫陶冶以粟與
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
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

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
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

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

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
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
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
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
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
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
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

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
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

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有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女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
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
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
各有秉彜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
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行義
放勳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後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
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
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
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
典勅我五典五教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
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
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
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
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為
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

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

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

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思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

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
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

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
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

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變
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
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
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
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夾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

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言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自性與天道而下數章見子貢學力之進如此朱子曰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見二公執王之高卑而知其將死亡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乎既而皆如其言孔子曰賜不

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與論語億則屢中合故附此
又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嘗黜其辯又載其說齊
田常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蘇氏
曰此戰國說客說為子貢之辯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
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門所謂言語者僅止於
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而已若
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說辨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
諱也孔門所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鴟古役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

也行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僇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

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僇艾也案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

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

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

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托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

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

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莛音師又山綺反

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莛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南軒曰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盛行於時其所以能動人者蓋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遠慕古初而燭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為後世傳習之謬則從所祖述之以為農者天下之本善為治者必使斯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遂以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高而有以惑人者也樊遲請學稼微夫子救之蓋亦幾陷於此矣夫帝王之道

如長江大遠無往而不達者以其達天之理故耳異端之說如斷港荒蹊卒歸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為故耳又曰陳相言許行之說以謂使其說行其效可使天下反於淳樸凡天下之物皆可齊也嗟乎豈有此理哉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哉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矣哉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兩言也足以發明天下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強使巨者細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為偽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吾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

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

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

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

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

墨氏而不徙其教其心必有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

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謂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

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也非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

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

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

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蛄語助聲或曰
蛄蛄也嘍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
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忍正視哀痛迫切不
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

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
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
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理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
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聞
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曰命之矣

無音武聞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聞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

蓋固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
而彼之感易解也。南軒曰仁莫大於愛親其達之天
下皆是心之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別焉此仁
義之道所以相為體用也若夫愛無差等則是無義也
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為本之一故也
故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也

孟子集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孟子卷八

六至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臚錄監生臣姚培敦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編卷六

宋 真德秀 撰

滕文公章句下

凡于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

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圍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

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可往見之義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

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

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為之詭過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

為之御也獲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過不正而與禽過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過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

令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

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南軒曰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見諸侯者正以不如是則為枉其道而無以行故也陳代不知此比之枉尺而直尋意謂枉己之事小而王霸之業則大故也此蓋自春秋以來一時風習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也又曰招虞人當以皮冠而景公招之以旌虞人守其官而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避死者無不為而殺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又

曰比而獲禽獸雖若丘陵弗為學
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

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

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

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

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南軒曰廓然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各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中直行所無事所謂行大道也得志與民由之與其共由乎此不得志獨行其道雖不得志其道未嘗不行於己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

君則弔

傳直應反質與贊同下
○周霄魏人無君謂
不待仕而事君也
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

疆謂失位而去國也
質所執以見人者
如士則執
三月
雖也出疆戴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
太也後章做此

曰士之失位也

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

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
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

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
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菑曰
盛牲殺牲必特殺也也四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

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
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膏
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

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
為家妯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
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
利而忘義也○南軒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
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耳若謂仕為急而不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 ○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
去聲傳直戀反

簞音丹食音嗣○彭更
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
以舜

為泰但謂令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

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

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

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曰
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音嗣○南軒曰孟子當

戰國之時以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夫豈尊己而自大乎哉亦時義所當然有不得而
避而彭更之徒疑傅食以為泰是以世俗利害貴賤之
見觀聖賢也孟子所以告之者蓋常道耳夫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
為泰所謂其道者天理之所安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
者數百人以傅食於諸侯之心亦顏子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為士無事而食不可
觀更之意亦許行之類與孟子又從而曉之以為使子

而不通功易事則農之餘粟女之餘布無所用之而人之飢寒者亦多矣此固不可也子而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得以其技而食於子矣今有賢者而反不得食於子是以梓匠輪輿為有用而尊之以仁義者為無用而輕之也塙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塙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

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

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

染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

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

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

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

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

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

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

其無罰

戴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

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

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

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絡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

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

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滅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

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

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
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

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

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

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

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

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

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

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

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

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勸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謂先來加禮也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竦體諂笑小人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

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

一去關市之征令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口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

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

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

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

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洳水由地中行江淮河

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洳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圃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

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

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

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

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有

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

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

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

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南軒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懼其情偽畢見

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跡故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諛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
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
能真知其所以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
不得已之故哉 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
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
說害人而得而討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
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
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
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
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
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
心也 南軒曰為我兼愛特其見之偏耳而比之遽及

於禽獸者蓋為我則自私自私則賊義而君臣之分遂可廢也兼愛則無本無本則害仁而父子之親遂可夷也人之異於庶物以其有君臣父子也無父無君則與禽獸有異乎哉○愚案莊子以曾史楊墨並譏者凡數焉曾子孔門之高弟史魚亦孔子所與莊生非孔子者也其譏之宜矣併及於楊墨者以其兼愛之似仁為我之似義故也孟子莊子同於非楊墨而其意不同蓋莊子直以為仁義孟子則以其似仁義而實非仁義此所以為不同也○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伊川嘗論之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孟子闢之為其惑世之甚也夫為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哉然弗恤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

不薄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此邪說所以不可不聞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衍義

○匡章曰陳

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

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螾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

取也於陵地名螾螾螾也
匍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

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

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
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

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
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

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

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
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

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曰是何傷哉彼身織
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蚍之廉也

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

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鶩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駝駝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鶩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顙同顙與蹇同子六反惡平聲駝魚一反

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粟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駝駝鶩聲也頻顙而言以

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

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

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令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宜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南軒曰於陵仲子於所當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蠶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

取諸人以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仲子苟以為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閑斯為稱焉耳今乃味正大之見為狹陋之思以食粟受驚為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為非徒欲潔身以為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小廉妨大德私義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為愈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極矣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為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為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覆闢之蓋有以也

孟子集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編卷七

宋 真德秀 撰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

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

有其心無其政是為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為徒法。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

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

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

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

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

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

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

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導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

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南軒曰：責難於君者，以先王事業望其君，不敢以君為難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

人倫之至也。

規矩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

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

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

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

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強上聲

○南軒曰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廢則雖有四體其能保諸是不仁者乃趨死亡之道也云云雖然此特未能真

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真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則如蹈水火之不敢為也。○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

恐我之也智敬

仁未至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

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見

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

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常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修身之事。○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言身則心在中矣。衍義。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

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

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

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

獨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

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

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

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子孫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數當時

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衍義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災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主之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謬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耳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於

此可見○愚案聲入心通四字朱子嘗以解耳順之義
矣今復用於此蓋聖人之心表裏澄徹故所聞之言雖
淺而所悟之理甚精亦猶見
至顯之象而識至微之理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

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

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

所欲之在
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

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毆與驅同。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南軒曰

孟子所謂諸侯皆為之毆者非利乎他人之為己毆也特言其理之當然者耳。循夫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毆者隋為唐毆者也。此章之要在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於子心誠

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歸己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為而為之也南軒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衍義今之欲王者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

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

溺此之謂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

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

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荆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通

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矣。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復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而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見衍義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

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

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

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

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性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

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

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南軒曰誠者天之道言其實然之理天之所為也聖人則全此體身誠而善無不明也思誠者人之道則是以人之所為求合於天焉學○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

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綏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

父言齒德皆尊如象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

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曰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

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

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

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

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闢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音眸

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

中正則神精而明
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馬廋哉

馬於廋反

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併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行義。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

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疑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

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

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

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

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

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

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

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

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

思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

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者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

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

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為守身守身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

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

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

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

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

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事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

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
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
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
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南軒曰
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
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磨焉所謂格
也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道也心非
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見其聽而肯改易他
日之所欲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
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其格
君心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
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
不過及於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
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心乎

○孟子曰有不

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

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

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

言也然此亦豈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

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南軒曰學

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己之心也人師乎已從而以己之善善之

其答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數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中欲以益

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已此其所以可懼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

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

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

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

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蚤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

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

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饋食

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

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

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

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

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南軒曰仁義具於人之性而其實見於事親從兄之

間蓋仁故能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莫
宜於從兄也擴而充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事親從
兄之心也故知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
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曰知
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
有其禮斯有其節有其實斯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
以節文乎此者也有以節文則內外進矣至於樂則非
自得之深涵養之熟者無此味也樂則生矣生者心之
道蓋其中心油然而不自知其然也生則惡可已言其
自不可已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則仁
義之心粹然於內而周流乎事事物物之間矣○此孟
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
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
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
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焉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真知
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

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
勉强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
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敷
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矣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知此味乎
行義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

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

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

底之爾反。○替瞽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替瞽至
禎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
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
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
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
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
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
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
之非而已。○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
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
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
所謂天下化也。昔羅豫章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陳了翁開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
呼。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

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
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行義

孟子集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編卷八

宋 真德秀 撰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

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

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

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曰先聖後聖莫非一揆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相去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何邪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注措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乎哉故舜之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也文王之憂勤是舜無為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毫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

也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當深究所以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

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

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

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

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思以悅其意則人

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

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

寇讎

孔子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

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恭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

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

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

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如

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南軒曰此所以深警宣王也若夫在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盡乎是常玩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乎其得之矣。案擅弓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言蓋本乎此。以上言君臣交盡其道。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

也昔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云云孟子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繆公者也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過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

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

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大人弗為

察禮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宣為是哉○南軒曰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

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

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

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曰：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為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資質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

類則謂之才而其資質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也見其不中不才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道莫如養之養之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

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

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

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

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者，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有未發處。○案呂氏以赤子之心為未發，程子謂已發而末速乎道。○南軒曰：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智巧作偽之私。

○孟子曰：養生者不

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

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

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達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

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南軒曰學貴於自得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有得不然則為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此便是彼更無二也蓋所得未真實則中心必有欲然不安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乎此而所進日深矣資者憑藉據依之謂蓋居之既安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之深資之深則萬事素定乎此事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運用無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則何所居無所居則又何所資而取哉故曰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則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

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南軒曰天下之理常存於至約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歟稽之前古攷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禮講明問辯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是將以反之於已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已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多耳非所謂學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謂學也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

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曰

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

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

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故皆上

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

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

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以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又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當參觀古今同此水也然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推之而明為學之有本今人之凡觀於水者其亦知此乎此格物致知所當察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

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

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便渾然都是仁義。問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

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或言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豈不見上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不是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為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為未盡也。○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為物察乎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

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
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行義○孟子曰禹

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
中者無過不及

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
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
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

求道切不自滿足
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
所易狎而不泄

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
也湯也

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過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南軒曰於是四者而窺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其天地之心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

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

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

名之也。禱，抗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

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裁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

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

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

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

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

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南軒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息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其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然故當事幾之來有以處之而得其當也孟子於齊餽兼金不受其於宋疑不可受而受蓋以其無處而餽之則為傷廉故耳孔子於公西革之使冉子為其請粟疑可與也而不與蓋以周急不繼富而與之則傷惠故耳至於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陽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然在賢者則於不可之間能擇而處之在聖人則動無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取之為傷廉固也然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蓋所謂惠與勇者以其義之所在故耳若義所不在雖似惠似勇而反害於惠勇之實且於所不當然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豈不為有害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慕夏

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

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

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
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

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
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
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
他而教之則必無達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
儔庾斯雖全私愚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

特以取友
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
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

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

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

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

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治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程子曰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

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

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南軒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鑿者以人為之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故謂之鑿鑿則失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為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亦可坐而致也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公行子有皆天下之性所當然而聖人持以利之耳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

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洫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

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

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

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

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

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

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

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

也校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

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仁禮無一毫不盡。○我由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

但憂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做之者惟
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禹稷當平世

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

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

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
退則修己其心一而

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

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
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

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
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

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

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楊氏曰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手胝足不以為病君子不以為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揚墨而已。○南軒曰禹稷顏子之心一也心之所為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必固我加乎其間當其可而已此之謂時中又曰顏子未見施為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曰禹稷之事

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以行道為己任有異乎顏子之為何哉方是時異端並作人欲橫流世無孔子孟子烏得不以行道自任子亦曰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

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闕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很胡

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

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

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此章言父子不責善。子之諫父已見

前幾諫等。章父之不教子。獨見於此。然則子有未善。一付之師友。而反不問焉。可乎。曰。父未嘗不教子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以學詩學禮。此非教而何。特不深責以善耳。然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儀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儀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儀曰。安敢不學。儀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儀說之學。而未能儀。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儀說之學。而未能儀。見夫子之居朝廷。嚴儀

說之學而未能儀安敢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邪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此正以言教不以身教之罪也說苑曰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怒曾子家兒不識罵為人父者其可不知此義邪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

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

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

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於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為如何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毋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是以為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蓋章本心亦庶幾欲其父之為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子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己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又以得罪於父為不違安則章亦庶幾其可進於善者而豈當棄絕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於父而

不知懼則是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國之士皆以仲子為廉通國皆稱匡章為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孰能察之○案孟子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事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論人之法故備載焉○曾子居武

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

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

右魯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子

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

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

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子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

屢變而不害
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

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問古蒐反○
儲子齊人也

問竊視也聖人亦人
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
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
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

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

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

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易播音燔施施如字○章首

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

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冢也顧望也訕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

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

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編

孟子集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孟子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嶽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姚培敦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編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於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昏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而

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孟子可謂知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

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

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

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

頑母巽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

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

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

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
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弼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猶去也階梯也揜蓋

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
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
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
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成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
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
彈五弦琴也弼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
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
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
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
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
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
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
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
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

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象欲殺舜之迹甚明在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衍義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

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

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
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臯。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

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阜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

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我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

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衍義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

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戚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

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

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覃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入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
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
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
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
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
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
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為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

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

夔齊粟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

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子者而非如咸

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

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

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

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

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

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

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

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
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
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

子必有所受然不可攷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

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
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
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

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
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
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

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

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

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

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相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

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
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
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
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
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
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

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檀。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
子繼孔子者
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

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

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

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

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

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
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
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
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
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
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避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

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

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

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

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宜肯以割烹要湯

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

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問集注中說曾點有樂此終身之語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

伊訓曰天

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

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

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

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

讎如字又音犖。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

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阬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

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魍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

知○南軒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行義者

○萬章問曰或曰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

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

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竒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

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竒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

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

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

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
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
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
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編卷九